

谷雨文学创作丛书 ● 散文集

深山短笛

程关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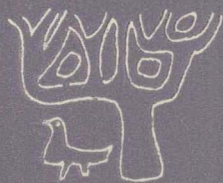
GUYU WENXUE CHUANGZUO CONGSHU



谷雨文学创作丛书·散文集

深山短笛

程关森



深 山 短 笛

程关森著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6.666 印张 12.6万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册

统一书号: 10110·461 定价: 1.10元



程 关 森

江西乐平人，1931年出生。解放后，从事宣传、新闻、秘书工作。现为鹰潭报社总编。先后在《人民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及省级报刊，发表了十多万字反映山区多彩生活的散文。散文《火红的晚霞》先后获《桂林文艺》1981年散文一等奖和江西省人民政府1984年颁发的文艺创作二等奖。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

序

袁 鹰

巍峨壮丽的河山，自会孕育出雄奇俊逸的文学作品。

一千三百年前，来自黄河之滨的青年诗人王勃路过江西，偶然参与滕王阁上的一次盛会，即席挥毫，留下一篇千古不朽的散文。从此，即使从不曾到过江西的人，也都知道那块被称为“南昌故郡，洪都新府”的秀美的土地。

他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八个字盛赞江西的风貌。这两句话世代流传，至今还常被借用来作为春联张贴在大门上。

他用“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尊；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样的句子，来点明山川风物与文学的瓜葛。虽然表述得不够科学，但他的用意，人们是懂得的。

江西的文学史上，果然是人才荟萃，群星灿

然。就以散文而论，千百年来，江西文学家们为我国散文宝库增添的财富，是难以尽述的。

那位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陶渊明，是中世纪文坛上的一颗巨星。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作序时，尊崇他“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样高的评价，确乎使古代的江西散文增色。

被明清文学家们尊为散文正宗的“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家：庐陵欧阳修，临川王安石和南丰曾巩。尤其是前二位，他们的许多散文名篇，一直被后代人作为优秀的范文来研读的。

临川晏殊、晏几道父子的《珠玉词》和《小山词》，修水黄庭坚和一大批江西诗人们创立的“江西诗派”，吉水杨万里的“诚斋体”诗，同样从不同侧面给散文以融汇贯通的影响。

鄱阳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等著作，为散文开辟了新的蹊径，丰富了六朝以来的笔记文学。

从鄱阳洪皓起，泰和刘过、鄱阳姜夔、吉安刘辰翁、弋阳谢枋得直到吉安文天祥的南宋诗人词客们，也都写过不少好散文，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同他那首磅礴壮烈的《正气歌》一样永垂青史。

到了清代，清初的“宁都三魏”（魏祥、魏

禧、魏礼兄弟)，虽然也以散文著称于世；清末的修水陈三立和萍乡文廷式，虽然都曾以维新派身份参加戊戌变法那样的政治斗争，但他们文章的气势和文采，似乎都已不及江西的先辈们了。

“俱往矣”。江西散文“文运”的振兴和发扬，自然就历史地落在当代江西作家的肩上。当我读到《谷雨文学创作丛书》的几本散文集（程关森的《深山短笛》，熊述隆的《雨窗集》，李前、张鲁滨的《石头的随想》，彭作雨、朱子椿的《淡淡的雾霭里》）时，很自然地又一次想起王勃那“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八个大字。而且也很自然地想到：当江西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祖国一起跨入春潮澎湃的历史新时期，那八个大字蕴藏着多么新鲜、多么深刻的含义。

是的，自古以来“雄州雾列、俊彩星驰”的江西，拥有那么多奇山胜水、名城古迹，诞生过那么多俊才彦士、文人诗客的江西；到二十世纪，爆发过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枪声的江西，创建过第一个红色政权，开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为革命事业献出无数英雄儿女的江西；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之后，在四化征途上又迈步向前的江西，毫无疑问，自会涌现出完全不同于过去，闪烁着时代的气息和光芒的散文作品。而它们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艺术技巧来说，都会大大超过《归去来兮辞》、

《滕王阁序》或者《祭石曼卿文》、《游褒禅山记》这类江西古代名文，岂非也是不待言的吗？

从这套文学创作丛书的几本散文集中，似乎已经可以窥见到这种信息了。

我跟随作者们的彩笔，悠悠然，陶陶然地在江西大地漫游。从井冈山上到赣水之滨，从鄱阳湖边到郁孤台下，从赣东北的红土丘陵到三南地区的丛林深谷，从辉煌的历史名城到荒僻的山区村镇。其中有一些地方，我在二十多年前曾经有幸瞻仰过它们的丰采，因而自然就勾起缕缕如梦的回忆，增加了亲切感，也十分惦念它“旧貌变新颜”了。但更多的地方，却是以前不曾到过、或者向往已久的。比如陈毅同志率领红军战士坚持了三年艰苦斗争的梅岭，那是从少年时候听到“十月先开岭上梅”就为之神往的。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霜雨雪，那大庾岭上的花事如何？人事又如何？实在牵动许多人的心。那么，就请到这里来探寻消息吧。

说到人事，我以为也是这几本散文集的一大特色。作者们让我们接触到许多人，许多善良的、纯正的心。有的长年生活在深们里，默默无闻，胼手胝足地为社会增添财富，自己却忍受着种种困苦艰辛；有的生长在革命父辈当年横戈跃马、叱咤风云的土地上，正在迎着八十年代的强劲春风，从头收拾旧山河，创造新的业绩。他们同江西山区的松柏一

样挺拔、朴质，也同江西山溪的水一样清澈、明亮。

九百年前的“江西诗派”，对当时和以后相当一个时期的文坛都起了很大的影响。尽管他们提倡的“瘦硬风骨”、“字字有来历”和过分讲求修辞炼句受到过不少讥评；但他们拥有一个庞大的阵容、形成一个有独特风格的文学流派，却也是不容抹杀的客观事实。而这，对于一代文坛的繁荣昌盛，恰恰是不可缺少的。那么，请容我悬想：继承了如此悠长的散文传统的江西作家们，不知道是不是也在有意识地开创和形成一种具有当代江西特色的散文风格呢？眼前几位作家的散文集里那种真挚的乡土情、朴质的自然美、深远的意境，似乎都已构成这种风格的重要因素了。

我们的文学事业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党中央一再号召我们：“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胡启立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这就给散文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使作家可以

纵横驰骋的天地。

二十七年前，毛泽东同志看到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了《送瘟神》。他用“春风杨柳万千条”描绘江西以至全国的大好春光。这句诗，自然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八个字更富有时代色彩。我觉得，似乎也可以借用毛泽东同志的诗句来展望当代的江西散文创作和整个江西文坛。不是吗？“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只有在今天，它们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为明天铺下坚实的基础。

一九八五年五月底北京

目 录

第一辑 山人小传

火红的晚霞·····	(3)
香菇山上采菇人·····	(11)
激流勇进·····	(17)
石鸡宴·····	(24)
十里茶山时雨来·····	(30)
路·····	(36)
纸·····	(39)
鄞山情·····	(45)
鱼 宴·····	(48)
山 恋·····	(53)
眼 睛·····	(55)

第二辑 深山短笛

深山短笛·····	(63)
杜鹃花·····	(70)

桥 墩·····	(72)
破土春笋·····	(74)
树中先锋·····	(76)
植物界的蜜蜂·····	(78)
脚 印·····	(81)
高山上的驼队·····	(83)
登山鞋·····	(86)
会钻洞的眼睛·····	(89)
大山捕蛇人·····	(92)
伐木工的胸怀·····	(95)
新陋室铭·····	(98)
创业者的幸福·····	(101)
扁担赋·····	(104)
闹 鱼·····	(107)
火烧游逻蜂·····	(110)
杉条儿·····	(114)
坐山观“虎”斗·····	(117)
一片普通的竹篾·····	(120)
水库捕鱼奇观·····	(123)
我爱山溪水·····	(126)
登攀者之歌·····	(131)
野白花·····	(134)

土地篇·····	(139)
田野三章·····	(141)
蚯 蚓·····	(143)
水库的胸怀·····	(144)
林间组曲·····	(146)

第三辑 大地新曲

我爱家乡的老樟树·····	(153)
浪淘沙·····	(165)
斑鸠变凤凰·····	(171)
故乡的红辣椒·····	(175)
苦瓜赋·····	(180)
收音机热·····	(183)
窗 口·····	(186)
听取蛙声一片·····	(191)
在软卧车厢里·····	(197)
这里没有冬天·····	(200)
共青城的灯光·····	(204)
深圳的曙光·····	(207)
深圳爆竹声·····	(211)
砚山得砚记·····	(214)
阳原山麓渴诗魂·····	(217)
顺江漫游龙虎山·····	(221)
无臂健儿·····	(225)



第一輯

山人小传

火红的晚霞

老猎人余伏虎是我新结识的好友。嘴馋了，想品尝山中野味，我就到“余记野味餐厅”去，那是保险饥肠而去饱腹而归的。

和老余攀上好友，是我引以为荣的事。因为他，不仅是威震群山的好猎手，而且是当年使敌胆寒的神炮手哩。土地革命时期，我们闽北苏区兴起了“民众会”，少年英俊的他出任丝炮队长。丝炮，是一种用黑丝做触线的炮。他把这种装了“眼睛”的土炮掩蔽在树林里，一头丝系住扳机，一头丝牵在道口，进山围剿的敌人一碰上丝，就会带动“机关”，丝动炮发，当平地一声起惊雷，敌人围拢来看时，红军一齐扼下山来，杀得敌军片甲不留。反动派闻丝炮队之名而丧胆，视余伏虎为拔之后快的眼中钉。他们公开贴出告示：有谁拎余伏虎的首级来见，悬赏光洋五千元。若要活捉，就要用洋油浸棉絮裹起来当蜡烛烧。可是钢打铁铸的余伏虎，不但没有被活捉，被击毙，反而在一九四九年

春天，打着红旗，杀出深山，带领游击队，和解放大军会师，接管了我们这个县。党组织认定他劳苦功高，委任他当县太爷——副县长，他指着满身弹孔和断了两个手指的左手，说：“我还是进山去。现在反动派打垮了，野兽还多着哩。”从此，他解甲归田，当上了打猎队长。你说，和这样一位全身穿满弹孔、遍体闪着荣光的英雄结为好友，还不值得骄傲吗？

临近中午，天上还搅着鹅毛大雪。瑞雪兆丰年啊。你看那雪花，一瓣瓣地飘下，一点点地铺高，铺得大地一片银，铺得山径上的积雪也有三四寸厚了。我一踏上老余家阶檐，用力跺去脚上沾满的雪花，他也刚狩猎归来。一见是我，跑上前，嘴里吐着热气，双手摇着我的肩膀说：“好你的口福哩，我刚套到一只獐。正打算叫虎生捎信去，你这好吃鬼却提前来了。”

獐鹿兔肉。獐是野味中的上品。我贪婪地朝厨房望去，余大嫂已麻利地剥了獐皮，两条鲜嫩的后腿摆在切菜板上了。她眼睛不看刀，一边飞快地切肉，一边对我夸口说：“你没吃过獐肉吧？獐肉最嫩，用手都可以撕得开。你看这还在跳动呢。”我近前一看，那肉确在微微的抖动，上面还绕着丝丝热气。我也打趣道：“可不是么？‘眼皮跳，肚子叫’，我一起床眼皮跳了三跳，就拔腿往你家来了。”